

中国十大名著

紅樓夢

下

『清』曹雪芹 高鹗

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

中国十大名著

红楼梦

〔清〕曹雪芹

〔清〕高鹗

(下)

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第七十八回

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

老学士闲征姽婳词
痴公子杜撰芙蓉诔

第七十八回

话说两个尼姑领了芳官等去后，王夫人便往贾母处来。见贾母喜欢，便趁便回道：“宝玉屋里有个晴雯，那个丫头也大了，而且一年之间，病不离身。我常见他比别人分外淘气，也懒，前日又病倒了十几天，叫大夫瞧，说是女儿痲，所以我就赶着叫他下去了。若养好了也不用叫他进来，就赏他家配人去也罢了。再那几个学戏的女孩子，我也做主放了。一则他们都会戏，口里没轻没重，只会混说，女孩儿们听了如何使得？二则他们唱会子戏，白放了他们，也是应该的。况丫头们也太多，若说不够使，再挑上几个来，也是一样。”贾母听了点头道：“这是正理，我也正想着如此。但晴雯这丫头，我看他甚好，言谈针线都不及他，将来还可以给宝玉使唤的，谁知变了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错，只是他命里没造化，所以得了这个病。俗语又说，‘女大十八变’。况且有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调歪，老太太还有什么不曾经历过的。三年前我也就留心这件事，先只取中了他。我留心看了去，他色色比人强，只是不大沉重。知大体，莫若袭人第一。虽说贤妻美妾，也要性情和顺，举止沉重的更好些。袭人的模样虽比晴雯次一等，然放在房里也算是一二等的；况且行事大方，心地老实，这几年从未同着宝玉淘气。凡宝玉十分胡闹的事，他只有死劝的。因此品择了二年，一点不错了，我悄悄的把他丫头的月钱止住，我的月分银子里批出二两银子来给他，不过使他自己知道，越发小心效好之意。且没有明说，一则宝玉年纪尚小，老爷知道了，又恐就耽误了书；二则宝玉自以为自己跟前的人，不敢劝他说他，反倒纵性起来。所以直到今日，才回明老太太。”贾母听了，笑道：“原来这样，如此更好了。袭人本来从小儿不言不语，我只说是‘没嘴的葫芦’。既是

你深知，岂有大错误的。”王夫人又回今日贾政如何夸奖，如何带他们逛去。贾母听了，更加喜悦。

一时，只见迎春妆扮了前来告辞过去。凤姐也来请早安，伺候早饭。又说笑一回，贾母歇晌，王夫人便唤了凤姐，问他丸药可曾配来。凤姐道：“还不曾呢。如今还是吃汤药，太太只管放心，我已大好了。”王夫人见他精神复初，也就信了，因告诉撵逐晴雯等事。又说：“宝丫头怎么私自回家去了，你们都不知道？我前儿顺路都查了一查，谁知兰小子的这一个新进来的奶子，也十分的妖调，也不喜欢他。我说给你大嫂子了，好不好，叫他各自去罢。我因问你大嫂子，‘宝丫头出去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’他说是告诉了他了，不两三日，等姨妈病好了就进来。姨妈究竟没什么大病，不过咳嗽腰疼年年是如此的。他这去的必有原故，不是有人得罪了他了。那孩子心重，亲戚们住一场，别得罪了人，反不好了。”凤姐笑道：“谁可好好的得罪着他？”王夫人道：“别是宝玉有嘴无心，从来没个忌讳，高兴信嘴胡说也是有的。”凤姐笑道：“这可是太太过于操心了。若说他出去干正经事，说正经话去，却象傻子；若只叫他进来，在这些姊妹跟前，以至于大小的丫头跟前，最有尽让，又恐怕得罪了人，那是再不得有人恼他的。我想薛妹妹此去，必是为前夜搜检众丫头的原故，他自然为信不及园里的人，他又是亲戚，现也有丫头老婆在内，我们又不好去搜检。他恐我们疑他，所以多了这个心，自己回避了。也是应该避嫌疑的。”

王夫人听了这话不错，自己遂低头一想，便命人去请了宝钗来，分晰前日的事，以解他的疑心，又仍命他进来照旧居住。宝钗赔笑道：“我原要早出去的，因姨妈有许多大事，所以不便来说。可巧前日妈妈又不好了，家里两个靠得的女人又病，所以我趁便去了。姨妈今日既知道了，我正好回明，就从今日辞了好搬东西。”王夫人、凤姐都笑道：“你太固执了。正经再搬进来为是，休为没要紧的事反疏远了亲戚。”宝钗笑道：“这话说得太重了，并没为什么事要出去。我为的是妈妈近来神思比先大减，而且夜晚没有得靠的人，统共只我一个人；二则如今我哥哥眼看娶嫂子，多少针线活计，并家里一切动用器皿，尚有未齐备的。我也须得帮着妈妈去料理料理。姨妈和凤姐姐都知道我们家的事，不是我撒谎。再者，自我在园里，东南上小角门子就常开着，原是为我走的，保不住出入的人图省走路，也从那里走。又没个人盘查，设若从那里弄出事

来，岂不两碍？而且我进园里来睡，原不是什么大事，因前几年年纪都小，且家里没事，在外头不如进来，姊妹们在一处玩笑作针线，都比在外头一人闷坐好些。如今彼此都大了，况姨娘这边历年皆遇不遂心之事，所以那园子里，倘有一时照顾不到的，皆有关系。惟有少几个人，就可以少操些心了。所以今日不但我决意辞去，此外还要劝姨娘，如今该减省就减省些，也不为失了大家的体统。据我看，园里的这一项费用也竟可以免的，说不得当日的活。姨娘深知我家的，难道我家当日也是这样零落不成？”凤姐听了这篇话，便向王夫人笑道：“这话依我竟不必强他。”王夫人点头道：“我也无可回答，只好随你的便罢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只见宝玉已回来了，因说：“老爷还未散，恐天黑了，所以先叫我们回来了。”王夫人忙问：“今日可丢了丑了没有？”宝玉笑道：“不但不丢丑，拐了许多东西来。”接着就有老婆子们从二门上小厮手内接进东西来。王夫人一看时，只见扇子三把，扇坠三个，笔墨共六匣，香珠三串，玉缘环三个。宝玉说道：“这是梅翰林送的，那是杨侍郎送的，这是李员外送的了：每人一分。”说着，又向怀中取出一个檀香小护身佛来，说：“这是庆国公单给我的。”王夫人又问在席何人，做何诗词。说毕，只将宝玉一分令人拿着，同宝玉、环、兰前来见贾母。贾母看了喜欢不尽，不免又问些话，无奈宝玉一心记着晴雯，答应完了，便说：“骑马颠了骨头疼。”贾母便说：“快回房去，换了衣服，疏散疏散就好了，不许睡。”宝玉听了，便忙进园来。

当下麝月、秋纹已带了两个丫头来等候。见宝玉辞了贾母出来，秋纹便将墨笔等物拿着，随宝玉进园来。宝玉满口里说：“好热。”一面走一面便摘冠解带，将外面的大衣服都脱下来麝月拿着，只穿着一件松花绫子夹袄，襟内露出血点般大红裤子来。秋纹见这条红裤是晴雯针线，因叹道：“真是‘物在人亡’了！”麝月将秋纹拉了一把，笑道：“这裤子配着松花色袄儿、石青靴子，越显出靛青的头、雪白的脸来了。”宝玉在前，只装没听见，又走了两步便止步道：“我要走一走，这怎么好？”麝月道：“大白日里，还怕什么，还怕丢了你不成？”因命两个小丫头跟着，“我们送了这些东西去再来。”宝玉道：“好姐姐，等一等我再去。”麝月道：“我们去了就来。两个人手里都有东西，倒象摆执事的，一个捧着文房四宝，一个捧着冠袍带履，成个什么样子。”

宝玉听了正中心怀，便让他二人去了。他便带了两个小丫头到一块山子石后头，悄问他二人道：“自我去了，你袭人姐姐打发人去瞧晴雯姐姐没有？”这一个答道：“打发宋妈瞧去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回来说什么？”小丫头道：“回来说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，今日早起，就闭了眼住了口，世事不知，只有倒气的分儿了。”宝玉忙道：“一夜叫的是谁？”小丫头道：“一夜叫的是娘。”宝玉拭泪道：“还叫谁？”小丫头说：“没有听见叫别人了。”宝玉道：“你糊涂。想必没有听真。”旁边那一个小丫头最伶俐，听宝玉如此说，便上来说：“真个他糊涂。”又向宝玉说：“不但我听的真切，我还亲自偷着看去来着。”宝玉听说，忙问：“怎么又亲自看去？”小丫头道：“我想，晴雯姐姐素日和别人不同，待我们极好，如今他虽受了委屈出去，我们不能别的法子救他，只亲去瞧瞧，也不枉素日疼我们一场。就是人知道了，回了太太，打我们一顿，也是愿受的。所以我拚着一顿打，偷着出去瞧了一瞧。谁知他平生为人聪明，至死不变，见我去了，便睁开眼拉我的手问：‘宝玉那里去了？’我告诉他了。他叹了一口气说：‘不能见了！’我就说：‘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来见一面？’他就笑道：‘你们不知道，我不是死，如今天上少了一个花神，玉皇爷叫我去管花儿。我如今在未正二刻就上任去了，宝玉须得未正三刻才到家，只少一刻儿的工夫，不能见面。世上凡有该死的人，阎王勾取了去，是差些个小鬼来拿他的魂儿。要迟延一时半刻，不过烧些纸浇些浆饭，那鬼只顾抢钱去了，该死的人就可挨磨些工夫。我这如今是天上的神仙来请，那里捱得时刻呢。’我听了这话，竟不大信。及进来到屋里，留神看时辰表，果然是未正二刻，他咽了气；正三刻上，就有人来叫我们，说你来了。”宝玉忙道：“你不认得字，所以不知道，这原是有的。不但花有一花神，还有总花神。但他不知做总花神去了，还是单管一样花神？”这丫头听了，一时诌不来。恰好这是八月时节，园中池上芙蓉正开，这丫头便见景生情，忙答道：“我已曾问他：‘是管什么花的神告诉我们，日后也好供养的。’他说：‘你只可告诉宝玉一人，除他之外，不可泄了天机。’就告诉我说，他就是专管芙蓉花的。”宝玉听了这话，不但不为怪，亦且去悲生喜，便回过头疼，看着那芙蓉笑道：“此花也须得这样一个人去主管。我就料定他那样的人必有一番事业。虽然超生苦海，从此再不能相见了。”免不了伤感思念。因又想：“虽然临终未见，如今且去灵前一拜，也算

尽这五六年的情意。”

想毕忙至屋里，正值麝月、秋纹找来。宝玉又自穿戴了，只说去看黛玉，遂一人出园，往前次看望之处来。意为停柩在内，谁知他哥嫂见他一咽气，便回了进去，希图早早些得几两发送例银。王夫人闻知，便命赏了十两银子，又命：“即刻送到外头焚化了罢。女子病死的，断不可留！”他哥嫂听了这话，一面得银，一面催人立刻入殓，抬往城外化人厂上去了。剩的衣裳簪环，约有三四百金之数，他哥嫂自收了，为后日之计。二人将门锁上，一同送殡去了。

宝玉走来扑了一个空，站了半天并无别法，只得复身进入园中。及回至房中，甚觉无味，因顺路来找黛玉，不在房里。问其何往，丫鬟们回说：“往宝姑娘那里去了。”宝玉又至蘅芜院中，只见寂静无人，房内搬出，空空落落，不觉吃一大惊，才想起前日仿佛听见宝钗要搬出去，只因这两日工课忙就混忘了，这时看见如此，才知道果然搬出。怔了半天，因转念一想：“不如还是和袭人厮混，再与黛玉相伴。只这两三个人，只怕还是同死同归。”想毕，仍往潇湘馆来。偏黛玉还未回来。正在不知所之，忽见王夫人的丫头进来找他，说：“老爷回来了，找你呢，又得了好题目了。快走，快走。”宝玉听了，只得跟了出来。到王夫人屋里，他父亲已出去了，王夫人命人送宝玉至书房里。

彼时贾政正与众幕友们谈论寻书之胜。又说：“临散时忽谈及一事，最是千古佳谈，‘风流隽逸，忠义感慨’八字皆备。倒是个好题目，大家要做一首挽词。”众幕宾听了，都请教：“系何等妙事？”贾政乃道：“当日曾有一位王爵封曰恒王，出镇青州。这恒王最喜女色，且公馥好武，因选了许多美女，日习武事，令众美女学习战攻斗伐之事。内中有个姓林行四的。姿色既佳，且武艺更精，皆呼为林四娘，恒王最得意，遂超拔林四娘统辖诸姬，又呼为婉女副将军。”众清客都称：“妙极神奇。竟以‘婉姬’下加‘将军’二字，反更觉妩媚风流，真绝世奇文也。想这恒王也是千古第一风流人物了。”贾政笑道：“这话自然如此。但更有可奇可叹之事。”众清客都惊问道：“不知底下有何等奇事？”贾政道：“谁知次年，便有‘黄巾’‘赤眉’一千流贼馥党复又乌合，抢掠山左一带。恒王意为犬羊之辈，不足大举，因轻骑进剿。不意贼众诡谲，两战不胜，恒王遂被众贼所戮。于是青州城内文武官员，各各皆谓：‘王

老學士閑征婉姬誄詞

第七十八回

六四七

尚不胜，你我何为！’遂将有献城之举。林四娘得闻凶信，遂聚集众女将，发令说道：‘你我皆向蒙王恩，戴天履地，不能报其万一。今王既殒身国患，我意亦当殒身于下。尔等有愿随者，即同我前往，不愿者亦早自散去。’众女将听他这样，都一齐说愿意。于是林四娘带领众人，连夜出城，直杀至贼营。里头众贼不防，也被斩杀了几个首贼。后来大家见是不过几个女人，料不能济事，遂回戈倒兵，奋力一阵，把林四娘等一个不曾留下，倒作成了这林四娘的一片忠心之志。后来报至都中，天子百官，无不叹息。想其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剿灭，天兵一到，化为乌有，不必深论。只就林四娘一节，众位听了，可羨不可羨？”众幕友都叹道：“实在可羨可奇！实是个妙题，原该大家挽一挽才是。”说着，早有人取了笔砚，按贾政口中之言，稍加改易了几个字，便成了一篇短序，递给贾政看了。贾政道：“不过如此。他们那里已有原序。昨日内又奉恩旨，着察核前代以来应加褒奖而遗落未经奏请各项人等，无论僧、尼、乞丐、女妇人等，有一事可嘉，即行汇送履历至礼部，备请恩奖。所以他这原序也送往礼部去了。大家听了这新闻，所以都要做一首《婉孌词》，以志其忠义。”众人听了，都又笑道：“这原该如此。只是更可羨者，本朝皆系千古未有之旷典，可谓‘圣朝无阙事’了。”贾政点头道：“正是。”

说话间，宝玉、贾环、贾兰俱起身来看了题目。贾政命他三人各吊一首，谁先做成者赏，佳者额外加赏。贾环、贾兰二人近日当着许多人皆做过几首了，胆量愈壮。今看了题目，遂自去思索。一时贾兰先有了，贾环生恐落后，也就有了。二人皆已录出，宝玉尚自出神。贾政与众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。贾兰的是一首七言绝句，写道是：

婉孌将军林四娘，玉为肌骨铁为肠。

捐躯自报恒王后，此日青州土尚香。

众幕宾看了，便皆大赞：“小哥儿十三岁的人就如此，可知家学渊深，真不诬矣。”贾政笑道：“稚子口角，也还难为他。”又看贾环的，是首五言律，写道是：

红粉不知愁，将军意未休。

掩啼离绣幕，抱恨出青州。

自谓酬王德，谁能复寇仇。

好题忠义墓，千古独风流。

众人道：“更佳。到底大几岁年纪，立意又自不同。”贾政道：“倒还不甚大错，终不愚切。”众人道：“这就罢了。三爷才大不多几岁，俱在未冠之时。如此用心做去，再过几年，怕不是大阮、小阮了么？”贾政笑道：“过奖了。只是不肯读书的过失。”因问宝玉。众人道：“二爷细心镂刻，定又是风流悲感，不同此等的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这个题目似不称近体，须得古体或歌或行长篇一首，方能愚切。”众人听了，都站起身来点头拍手道：“我说他立意不同，每一题到手，必先度其体格宜与不宜，这便是老手妙法。这题目名曰《婉嫕词》，且既有了序，此必是长篇歌行，方合体式。或拟温八叉《击瓿歌》，或拟李长吉《会稽歌》，或拟白乐天《长恨歌》，或拟咏古词，半叙半咏，流利飘逸，始能尽妙。”贾政听说，也合了主意，遂自提笔向纸上要写。又向宝玉笑道：“如此甚好。你念我写。若不好了，我捶你的肉，谁许你先大言不惭的！”宝玉只得念了一句道：

恒王好武兼好色，

贾政写了看时，摇头道：“粗鄙。”一幕友道：“要这样方古，究竟不粗。且看他底下的。”贾政道：“姑存之。”宝玉又道：

遂教美女习骑射。秣歌艳舞不成欢，列阵挽戈为自得。

贾政写出，众人都道：“只这第三句便古朴老健，极妙。这第四句平叙，也最得体。”贾政道：“休谬加奖誉，且看转的如何。”宝玉念道：

眼前不见尘沙起，将军俏影红灯里。

众人听了这两句，便都叫妙：“好个‘不见尘沙起’！又承了一句‘俏影红灯里’，用字用句皆入神化了。”宝玉道：

叱咤时闻口舌香，霜矛雪剑娇难举。

众人听了更拍手笑道：“越发画出来了。当日敢是宝公也在坐，见其娇而且闻其香？不然何体贴至此。”宝玉笑道：“闺阁习武，任其勇悍，怎似男人。不问而可知娇怯之形了。”贾政道：“还不快续，这又有你说嘴的了？”宝玉只得又想了一想，念道：

丁香结子芙蓉怨，

众人都道：“转‘萧’韵更妙，这才流利飘逸。而且这句话也绮靡秀媚得妙。”贾政写了道：“这一句不好，已有过了‘口舌香’、‘娇难举’，何必又如此？这是力量不加，故又弄出这些堆砌货来堵塞。”宝玉笑道：“长歌也须得要些词藻点缀点缀，不然便觉萧索。”

贾政道：“你只顾说那些，这一句底下如何转至武事呢？若再多说两句岂不蛇足了？”宝玉道：“如此，底下一句兜转煞住，想也使得。”贾政冷笑道：“你有多大本领，上头说了一句大开门的散话，如今又要一句连转带煞，岂不心有馀而力不足呢。”宝玉听了，垂头想了一想，说了一句道：

不系明珠系宝刀。

忙问：“这一句可还使得？”众人拍案叫绝。贾政笑道：“且放着，再续。”宝玉道：“使得，我便一气连下去了；若使不得，索性涂了，我再想别的意思出来，再另措词。”贾政听了便喝道：“多话，不好了再做。便做十篇百篇，还怕辛苦了不成？”宝玉听了，只得想了一会，便念道：

战罢夜阑心力怯，脂痕粉渍污鲛绡。

贾政道：“这又是一段了。底下怎么样？”宝玉道：

明年流寇走山东，强吞虎豹势如蜂。

众人道：“好个‘走’字，便见得高低了。且通句转的也不板。”宝玉又念道：

王率天兵思剿灭，一战再战不成功。

腥风吹折陇中麦，日照旌旗虎帐空。

青山寂寂水淅淅，正是恒王战死时。

雨淋白骨血染草，月冷黄昏鬼守尸。

众人都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布置叙事词藻，无不尽美。且看如何至四娘，必另有妙转奇句。”宝玉又念道：

纷纷将士只保身，青州眼见皆灰尘。

不期忠义明闺阁，愤起恒王得意人。

众人都道：“铺叙得委婉！”贾政道：“太多了，底下只怕累赘呢。”宝玉又道：

恒王得意数谁行？婉嫔将军林四娘。

号令秦姬驱赵女，秣桃艳李临疆场。

绣鞍有泪春愁重，铁甲无声夜气凉。

胜负自难先预定，誓盟生死报前王。

贼势猖獗不可敌，柳折花残血凝碧。

马践胭脂骨髓香，魂依城郭家乡隔。

星驰时报入京师，谁家儿女不伤悲！

天子惊慌愁失守，此时文武皆垂首。

何事文武立朝綱，不及閨中林四娘？

我为四娘长叹息，歌成餘意尚徬徨！

念毕，众人都大赞不止。又从头看了一遍。贾政笑道：“虽说了几句，到底不大恳切。”因说：“去罢。”三人如放了赦的一般一齐出来，各自回房。众人皆无别话，不过至晚安歇而已。

独有宝玉，一心凄楚。回至园中，猛见池上芙蓉，想起小丫鬟说晴雯做了芙蓉之神，不觉又喜欢起来，乃看着芙蓉嗟叹了一会。忽又想起：“死后并未至灵前一祭，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，岂不尽了礼？”想毕，便欲行礼。忽又止道：“虽如此，亦不可太草率了，须得衣冠整齐，奠仪周备，方为诚敬。”想了一想：“古人云，‘潢污行潦，荐藻苹蘩之贱，可以羞王公，荐鬼神’，原不在物之贵贱，只在心之诚敬而已。然非自作一篇谏文，这一段凄惨酸楚，竟无处可以发泄了。”因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鲛縠一幅，楷字写成，名曰《芙蓉女儿谏》，前序后歌；又备了晴雯素喜的四样吃食。于是黄昏人静之时，命那小丫头捧至芙蓉前，先行礼毕，将那谏文即挂于芙蓉枝上，乃泣涕念曰：

维太平不易之元，蓉桂竞芳之月，无可奈何之日，怡红院玉谨以群花之蕊、冰鲛之縠、沁芳之泉、枫露之茗：四者虽微，聊以达诚申信，乃致祭于白帝宫中抚司秋艳芙蓉女儿之前曰：

窃思女儿自临人世，迄今凡十有六载。其先之乡籍姓氏，湮沦而莫能考者久矣。而玉得于衾枕栉沐之间，栖息宴游之夕，亲昵狎褻，相与共处者，仅五年八月有奇。忆女曩生之昔，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，其为体则冰雪不足喻其洁。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，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。姊妹悉慕嫖媚，姬媵咸仰慧德。孰料鸩鸩恶其高，鹰鸇翻遭罟罟；蒺藜妒其臭，芭兰竟被芟菹。花原自怯，岂奈狂飈？柳本多愁，何禁骤雨！偶遭蛊蜮之谗，遂抱膏肓之疾。故樱唇红褪，韵吐呻吟；杏脸香枯，色陈颀颀。诤谣谰语，出自屏帷；荆棘蓬榛，蔓延窗户。既怀幽沉于不尽，复含罔屈于无穷。高标见嫉，闺闈恨比长沙；贞烈遭危，巾帼惨于雁塞。自蓄辛酸，谁怜夭折？仙云既散，芳踪难寻。洲迷聚窟，何来却死之香？海失灵槎，不获回生之药。眉黛烟青，昨犹我画；指环玉冷，今倩谁温？鼎炉之剩药犹存，襟泪之余痕尚渍。镜分鸾影，愁开

麝月之奩；梳化龙飞，哀折檀云之齿。委金钿于草莽，拾翠盒于尘埃。楼空鸂鶒，从悬七夕之针；带断鸳鸯，谁续五丝之缕？况乃金天属节，白帝司时；孤衾有梦，空室无人。桐阶月暗，芳魂与倩影同消；蓉帐香残，娇喘共细腰俱绝。连天衰草，岂独蒹葭；匝地悲声，无非蟋蟀。露阶晚砌，穿帘不度寒砧；雨荔秋垣，隔院希闻怨笛。芳名未泯，檐前鹦鹉犹呼；艳质将亡，槛外海棠预萎。捉迷屏后，莲瓣无声；斗草庭前，兰芳枉待。抛残绣线，银笺彩袖谁裁？折断冰丝，金斗御香未熨。昨承严命，既趋车而远涉芳园；今犯慈威，复拄杖而遣抛孤柩。及闻蕙棺被斃，顿违共穴之情；石椁成灾，愧逮同灰之谑。尔乃西风古寺，淹滞青磷；落日荒丘，零星白骨。楸榆飒飒，蓬艾萧萧。隔雾圉以啼猿，绕烟塍而泣鬼。岂道红绡帐里，公子情深；始信黄土陇中，女儿命薄！汝南斑斑泪血，洒向西风；梓泽默默馀衷，诉凭冷月。呜呼！固鬼域之为灾，岂神灵之有妒！毁谤奴之口，讨岂从宽！剖悍妇之心，忿犹未释。在卿之尘缘虽浅，而玉之鄙意尤深。因蓄惓惓之思，不禁谆谆之问。始知上帝垂旌，花宫待诏。生侪兰蕙，死辖芙蓉。听小婢之言，似涉无稽；据浊玉之思，深为有据。何也？昔叶法善摄魂以撰碑，李长吉被诏而为记；事虽殊，其理则一也。故相物以配才，苟非其人，恶乃滥乎？始信上帝委托权衡，可谓至洽至协，庶不负其所秉赋也。因希其不昧之灵，或陟降于兹，特不揣鄙俗之词，有污慧听。乃歌而招之曰：

天何如是之苍苍兮，乘玉虬以游乎穹窿耶？地何如是之茫茫兮，驾瑶象以降乎泉壤耶？望伞盖之陆离兮，抑箕尾之光耶？列羽葆而为前导兮，卫危虚于傍耶？驱丰隆以为庇从兮，望舒月以临耶？听车轨而伊轧兮，御鸾鹭以征耶？闻馥郁而飘然兮，纫蕙杜以为佩耶？斓裙裾之烁烁兮，镂明月以为珰耶？借葳蕤而成坛崎兮，檠莲焰以烛兰膏耶？文瓠匏以为觶斝兮，酒醴醕以浮桂醕耶？瞻云气而凝眸兮，仿佛有所觐耶？俯波痕而属耳兮，恍惚有所闻耶？期汗漫而无际兮，捐弃予于尘埃耶？倩风廉之为余驱车兮，冀联辔而携归耶？余中心为之慨然兮，徒嗷嗷而何为耶？卿偃然而长寝兮，岂天运之变于斯耶？既窅窅且安稳兮，反其真而又奚化耶？余犹桎梏而悬附兮，灵格余以嗟来耶？来兮止兮，卿其来耶？

若夫鴻蒙而居，寂靜以處，雖臨于茲，余亦莫睹。寧烟夢而為步障，列蒼蒲而森行伍。警柳眼之貪眠，釋蓮心之味苦，素女約于桂岩，宓妃迎于蘭渚。弄玉吹笙，寒簧击鼓。征嵩岳之妃，啟驪山之姥。龜呈洛浦之靈，兽作咸池之舞。潛赤水兮龍吟，集珠林兮鳳翥。愛格愛誠，匪簠匪篚。發軔乎霞城，還旌乎玄圃。既显微而若遁，復氤氲而倏阻。离合兮烟云，空蒙兮霧雨。坐覆斂兮星高，溪山麗兮月午。何心意之怲怲，若寤寐之栩栩？余乃歔歔悵悵，泣涕徬徨。人語兮寂歷，天籟兮篋簫。鳥驚散而飛，魚唼喋以响。志哀兮是禱，成禮兮期祥。嗚呼哀哉！尚饗！

讀畢，遂焚帛奠茗，依依不舍。小丫鬟催至再四方才回身。

忽听山石之后有一人笑道：“且請留步。”二人听了不觉大驚。那小丫鬟回头一看，却是个人影儿从芙蓉花里走出来，他便大叫：“不好，有鬼。晴雯真來显魂了！”唬得宝玉也忙看時。究竟是人是鬼，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九回

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

足本绣像
中国十大名著

紅樓夢

六五四

话说宝玉才祭完了晴雯，只听花阴中有个人声，倒吓了一跳。细看不是别人，却是黛玉，满面含笑，口内说道：“好新奇的祭文！可与曹娥碑并传了。”宝玉听了，不觉红了脸，笑答道：“我想着世上这些祭文，都过于熟烂了，所以改个新样。原不过是我一时的玩意儿，谁知被你听见了。有什么大使不得的，何不改削改削。”黛玉道：“原稿在那里？倒要细细的看看。长篇大论不知说的是什么。只听见中间两句，什么‘红绡帐里，公子情深；黄土陇中，女儿命薄’，这一联意思却好。只是‘红绡帐里’未免俗滥些。放着现成的真事为什么不用？”宝玉忙问：“什么现成的真事？”黛玉笑道：“咱们如今都系霞彩纱糊的窗棂，何不说‘茜纱窗下，公子多情’呢？”宝玉听了，不禁跌脚笑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到底是你想得出，说得出。可知天下古今现成的好景好事尽多，只是我们愚人想不出来罢了。但只一件，虽然这一改新妙之极，却是你在这里住着还可以，我实不敢当。”说着，又连说“不敢”。黛玉笑道：“何妨，我的窗即可为你之窗，何必如此分晰，也太生疏了。古人异姓陌路，尚然‘肥马轻裘，敝之无憾’，何况咱们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论交道不在‘肥马轻裘’，即黄金白璧亦不当锱铢较量。倒是这唐突闺阁上头，却万万使不得的。如今我索性将‘公子’‘女儿’改去，竟算是你谏他的倒妙。况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，所以宁可弃了这一篇文，万不可弃这‘茜纱’新句。莫若改作‘茜纱窗下，小姐多情；黄土陇中，丫鬟薄命’。如此一改，虽与我不涉，我也开怀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他又不是我的丫头，何用此话？况且‘小姐’‘丫鬟’，亦不典雅。等得紫鹃死了，我再如此说，还不算迟呢。”宝玉听了笑道：“这是何苦，又咒他。”黛玉笑道：“是你要咒的，并不是我说

的。”宝玉说：“我又有了，这一改恰就妥当了，莫若说‘茜纱窗下，我本无缘；黄土陇中，卿何薄命！’”黛玉听了，陡然变色。虽有无限狐疑，外面却不肯露出，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，说：“果然改得好。再不必乱改了，快去干正经事罢。刚才太太打发人叫你，说明儿一早过大舅母那边去呢。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准了，所以叫你们过去呢。”宝玉忙道：“何必如此忙？我身上也不大好，明儿还未必能去呢。”黛玉道：“又来了，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。一年大二年小，……”一面说话一面咳嗽起来。宝玉忙道：“这里风冷，咱们只顾站着，凉着呢可不是玩的，快回去罢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也家去歇息了，明儿再见面。”说着，便自取路去了。宝玉只得闷闷的转步，忽想起黛玉无人随伴，忙命小丫头子跟送回去。自己到了怡红院中，果有王夫人打发嬷嬷们来，吩咐他明日一早过贾赦这边来，与方才黛玉之言相对。

原来贾赦已将迎春许与孙家了。这孙家乃是大同府人氏，祖上系军官出身，乃当日宁、荣府中之门生，算来亦系至交。如今孙家只有一人在京，现袭指挥之职。此人名唤孙绍祖，生得相貌魁梧，体格健壮，弓马娴熟，应酬权变，年纪未满三十，且又家资饶富，现在兵部候缺题升。因未曾娶妻，贾赦见是世交子侄，且人品家当都相称合，遂择为东床娇婿。亦曾回明贾母。贾母心中却不大愿意，但想儿女之事，自有天意，况且他亲父主张，何必出头多事？因此只说“知道了”三字，余不多及。贾政又深恶孙家，虽是世交，不过是他祖父当日希慕宁荣之势，有不能了结之事挽拜在门下的，并非诗礼名族之裔。因此，倒劝谏过两次，无奈贾赦不听，也只得罢了。

宝玉却未曾会过这孙绍祖一面的，次日只得过去聊以塞责。只听见那娶亲的日子甚近，不过今年就要过门的，又见邢夫人等回了贾母，将迎春接出大观园去，越发扫兴。每每痴痴呆呆的，不知作何消遣。又听说要陪四个丫头过去，更又跌足道：“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净人了。”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带地方徘徊瞻顾。见其轩窗寂寞，屏帐慵然，不过只有几个该班上夜的老嫗。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苇叶，也都觉摇摇落落，似有追忆故人之态，迥非素常逞妍斗色可比。所以情不自禁，乃信口吟成一首歌曰：

池塘一夜秋风冷，吹散菱荷红玉影。

蓼花菱叶不胜悲，重露繁霜压纤梗。

不闻永昼敲棋声，燕泥点点污棋枰。

古人惜别怜朋友，况我今当手足情！

宝玉方才吟罢，忽闻背后有人笑道：“你又发什么呆呢？”宝玉回头忙看是谁，原来是香菱。宝玉忙转身笑问道：“我的姐姐，你这会子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许多日子也不进来逛逛。”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说道：“我何曾不要来。如今你哥哥回来了，那里比先时自由自在的了。才刚我们太太使人找你凤姐姐去，竟没有找着，说往园子里来了。我听见这个话，我就讨了这个差进来找他。遇见他的丫头，说在稻香村呢。如今我往稻香村去，谁知又遇见了你。我还要问你，袭人姐姐这几日可好？怎么忽然把个晴雯姐姐也没了，到底是什么病？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，你瞧瞧这地方，一时间就空落落的了。”宝玉只有一味答应，又让他同到怡红院去吃茶。香菱道：“此刻竟不能，等着找着琏二奶奶，说完了正经话再来。”宝玉道：“什么正经话这般忙？”香菱道：“为你哥哥娶嫂子的话，所以要紧。”宝玉道：“正是说的是那一家的好？只听见吵嚷了这半年，今儿又说张家的好，明儿又要李家的，后儿又议论王家的好。这些人家的女儿，他也不知造了什么罪，叫人家好端端的议论。”香菱道：“如今定了，可以不用拉扯别人家了。”宝玉问道：“定了谁家的？”香菱道：“因你哥哥上次出门时，顺路到了个亲戚家去。这门亲原是老亲，且又和我们是同在户部挂名行商，也是数一数二的大门户。前日说起来时，你们两府都也知道的，合京城里，上至王侯，下至买卖人，都称他家是‘桂花夏家’。”宝玉忙笑道：“如何又称为‘桂花夏家’？”香菱道：“本姓夏，非常的宝贵。其余田地不用说，单有几十顷地种着桂花，凡这长安那城里城外桂花局，俱是他家的，连宫里一应陈设盆景，亦是他家供奉。因此才有这个混号。如今太爷也没了，只有老奶奶带着一个亲生的姑娘过活，也并没有哥儿弟兄。可惜他竟一门尽绝了后。”宝玉忙道：“咱们也别管他绝后不绝后，只是这姑娘可好？你们大爷怎么就中意了？”香菱笑道：“一则是天缘，二来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当年时又通家来往，从小儿都在一处玩过。叙亲是姑舅兄妹，又没嫌疑。虽离了这几年，前儿一到他家，夏奶奶又是没儿子的，一见了你哥哥出落的这么，又是哭又是笑，竟比见了儿子的还胜。又令他兄妹相见。谁知这姑娘出落的花朵似的了，在家里也读书写字，所以你哥哥当时就一心看准了。连当铺里老伙计们一群人，遭扰了人家三四日。他们还留多

住几天，好容易苦辞，才放回家。你哥哥一进门就咕咕唧唧求我们太太去求亲。我们太太原是见过的，又且门当户对，也依了。和这里姨太太、风姑娘商议了，打发人去一说，就成了。只是娶的日子太急，所以我们忙乱的很。我也巴不得早些过来，又添了一个做诗的人了。”宝玉冷笑道：“虽如此说，但只我倒替你担心虑后呢。”香菱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我倒不懂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这有什么不懂的？只怕再有个个人来，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。”香菱听了不觉红了脸，正色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素日咱们都是厮抬厮敬，今日忽然提起这些事来。怪不得人人都说你是个亲近不得的人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转身走了。

宝玉见他这样，便怅然如有所失，呆呆的站了半日，只得没精打采，还入怡红院来。一夜不曾安睡，种种不宁。次日便懒进饮食，身体发热。也因近日抄检大观园、逐司棋、别迎春、悲晴雯等羞辱、惊恐、悲凄所致，兼以风寒外感，遂致成疾，卧床不起。贾母听得如此，天天亲来看视。王夫人心中自悔，不合因晴雯过于逼责了他。心中虽如此，脸上却不露出，只吩咐众奶娘等好生伏侍看守。一日两次带进医生来诊脉下药。一月之后，方才渐渐的痊愈。好生保养过百日，方许动荤腥油面，方可出门行走。这百日内，院门前皆不许到，只在屋里玩笑。四五十天后，就把他拘的火星乱迸，那里忍耐的住。虽百般设法，无奈贾母、王夫人执意不从，也只得罢了。因此，和些丫鬟们无所不至，恣意耍笑。又听得薛蟠那里摆酒唱戏，热闹非常，已娶亲入门。闻得这夏家小姐十分俊俏，也略通文翰，宝玉恨不得就过去一见才好。再过些时，又闻得迎春出了阁。宝玉思及当时姊妹，耳鬓厮磨，从今一别，纵得相逢，必不得似先前这等亲热了。眼前又不能去一望，真令人凄惶不尽。少不得潜心忍耐，暂同这些丫鬟们厮闹释闷，幸免贾政责备、逼迫读书之难。这百日内，只不曾拆毁了怡红院，和这些丫头们无法无天，凡世上所无之事，都玩耍出来，如今且不消细说。

且说香菱自那日抢白了宝玉之后，自为宝玉有意唐突，“从此倒要远避他些才好。”因此，以后连大观园也不轻易进来了，日日忙乱着。薛蟠娶过亲，因为得了护身符，自己身上分去责任，到底比这样安静些；二则又知是个有才有貌的佳人，自然是典雅和平的。因此，心里盼过门的日子，比薛蟠还急十倍呢。好容易盼得一日娶过来，他便十分殷勤小心伏侍。